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五

書牘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啟呂方伯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披稟者日前在茅坪天柱交界處所稟報聞計呈鈞鑑卑府所派練勇遠從鷓鴣追賊直入鎮遠府屬地界查探賊蹤距境在五里以外人地頗生未能進前由清江一帶轉回於二十六日始到茅坪卑府現探柳州一帶土匪滋擾復經派撥前赴靠頭防次卑府仍每日三次認真操演黎平營慶參將近亦挑選

兵丁百餘名每日在教場操練該員在營潔已奉公
兵心貼服故日日操演而兵不言勞也惟是黎平一
府南面與粵毘連東面與楚毘連東北面北面與天
柱清江毘連西北面西面直通丹江下江都江都勻
內匪外匪處處可通自慚布置不密防範不嚴日前
遠在南路得信馳救業已緩不及急愧恨何如韓委
員超自二月至韮頭防守該處地當粵邊頗多瘴癘
日午酷熱夜間大寒委員紳士練丁半多瘧痢韓州
判染疾兩月有餘因地方緊要力疾辦公巡行緝捕
猶復身歷行間仰覘飛鳶殊無少游款段之感卑府

函囑回城調養而該員尚以地接柳州不能放心爲詞查該員忠勇樸實實屬不可多得之才自當加意愛惜現已派員前往接替惟許多練勇係其一手教練其束伍之法訓練之宜他人雖仿爲之亦不能精也練勇一項工食僅只四千哨長隊長行長五千六千七千不等然一月計之約費銀八百金以外現在南路東南路各堡已成而東路北路西路另派張委員體度建置碉樓以備他盜核實樽節所費亦頗正月以來兩次蒙發給經費八千兩現在存餘不過千餘金紳士捐輸銀錢穀米隨收隨用計及近萬所餘

穀米六百石錢三千串尚可支一二月之用楚地久旱開泰縣屬之東路東南路禾苗間多枯槁設壇虔禱惟附城稍稍沾渥憂心如焚誠恐誠懼刻下催捐頗難踴躍其古州廳所呈報捐項萬三千兩下江廳所報捐項二千兩應否解省抑或指撥備用之處伏乞憲裁再黎平團練日前無寨不傳鐵無寨不集眾士民奉令惟勤惟烏合之眾團而未練見賊即逃良由操練未精膽力不齊又不知埋伏要隘乘夜襲取也大人所刊鄉守輯要書實爲急時之良策敬求再發六十部以便分團訓練實爲至感

復張石卿中丞啟

十四日奉到賜諭開布公誠如武鄉侯心跡本領欽感何言賊匪於六月二十四日棄道州並舍永明江華傳聞已至桂陽州而林翼接二十五日軍中將弁信尚不知有此事勞中丞接二十六日道州諸大將書言不僅不能追勦亦並不知賊往何處時勢至此尚忍言哉謹即鈞示下問者畧約言之一撥帥左右無一正人無一謀士其忌刻傾險盡是內務府氣習此誠不可與爭權觀於烏都護江岷樵之言之不用而諉過於鍾泉即知其無能爲矣不如姑示韜晦待

其自敗以敗事討之當在此時矣竊見閱歷之深無如仲紳撥帥一日不離粵西仲帥即一日不與粵西之事例以古人忠義之至固有未協然委曲求全保身即以保國如操縱得宜指揮若定能如胡梅林之籠罩趙文華亦行軍之長算也一堅壁淸野非用士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僨事之人然兵將之猾者十之九士民之樸者十之六近年官途頗雜牧令旣少眞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眞性未漓可激以忠義粵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

而不救也惟有勤採見決壅蔽視民如官視官如民無衆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僞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況賞罰具在董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一盧忠烈公之督兵大名鄖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

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傅重庵以碉堡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間離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日已迫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穀治粵陶爵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卽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戰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之人如何耳　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說與專言守禦者實可互爲其用而

相與有成也一間諜爲行軍之要而此事最難其弊
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智之人甘蹈白刃者
更不可得矣來諭言我處之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
是保甲不實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動我不能知則
是未得間諜之故物色此人談何容易陳平盜其
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棄軀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
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諜野則獲積誠可
通雖非一二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一江
岷樵昔年在京鄉試負其死友之櫬而歸二次行部
郿道上送一不曾謀面浙江舉子之櫬此其行誼卽

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已之誠左公高隱尙不知雄才大畧是文忠公一流人物設其眞知必翻然應命今已函致矣林翼才力至劣伏維河海不擇芻蕘不遺故敢卽其所知上陳座右一代偉人必能宏濟時艱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陳各條其要仍以用人爲先卽一技一能亦不可棄不龜之藥勾踐藉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敵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張賓苻堅得王景畧皆以一二智謀之士戰勝攻取然必不拘資格然後

丹書中之斐豹得獻其能亦必寬其文法然後怒攻主將之鄧羌立擢剋敵伐罪一役晉文誅顛頡而舍魏犨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例良以奇才難得不容不加委曲於其間耳

自黎平至烏沙致都鎮兩府及所屬廳縣二則

壬子

攻勦之役林翼不能辭防守要隘齊心協力認眞團練防其竄逸則必全仗諸兄之威力矣愚意先辦烏沙取其距古州不遠即乞訪定隘口派練約期堵截仍乞訪其竄逸之路並間諜眼綫之人遣赴營前惟

此輩抗拒之患少而竄逸之患多必望大力維持指示逃途其地方官獲盜之功不能妄行攘取其地方官難辦之案必當妥爲思議總以保固地方爲主耳前函懇將烏沙四面應行防堵之處各即所知繪圖貼說飛速賜敎計必蒙示在途矣至九眼塘番詳等處亦乞分晰繪圖貼說隨後寄示烏沙事不可遲謹定十一月十九日從黎平帶練由朗洞前進尅期二十五日進勦敬乞諸兄即速查明所屬之與烏沙毗連者如淸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各屬何處應防務求各帶精練屯軍二三百名分守要隘於某日某刻

齊集應防之處嚴爲堵禦約離上下烏沙二十里三
十里不等四面守定仍乞一面先將所帶練勇屯軍
旗幟何色何號現駐何處並地圖賊勢逐一開單示
之此次未能開明地段分撥防守實因復諭未到地
圖未得恐以意懸揣指撥不妥轉致貽誤事機請諸
凡自爲撥防可以熟悉一切且各有專守專責也至
若帶兵赴防沿途駐紮及到防紮營所在均須預派
兵練先行搜查伏賊晝夜防範以期妥慎蜂蠆猶毒
而近年盜賊尤須慎防賊不竄逸事無挫失然後隨
謀搜捕追勦之方乃爲有益

請通飭修築碉堡啟

粵西兵勇六七萬人皆選募於各省其隨行餘丁夫役各色人工計又不下二三萬人費帑已逾千二百萬兩兵力餉項不為不厚然而圍守永安之日終日挑戰閱六七月之久而賊終不出所報斬獲豈盡實耶永安竄逸之後無戰不敗將星動搖侵軼省城勢更猖獗兵將之勇敢者多已傷亡餘人膽落怯不任戰告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冦饟餫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之人宏濟之畧相顧不發一策專待 廟算而後行又不實力遵奉以慰 宵旰是粵事直

不可問城守半月條理當密明季瞿公起田極言桂林形勢可守或竟無虞而大勢終不能濟然則粵事之失其非不足於兵練明矣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萃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賊入彀

我　太宗文皇帝天縱神武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其於阿山葉赫薩木哈圖攻城奮力不令再攻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求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久治之世兵民晏安成習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一盜夜呼千人皆廢彼小爭且然

況大寇耶粵軍兵將臥耽鴆毒卽無疾病亦半委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爲其失二也戚南塘選兵不用城市而用鄉農用意最精愚見以爲召遠方之惰民以充練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守今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遠募游手惰民盡入籍中坐廢歲月漫無統領一旦餉絀職爲亂階近聞傚賞而後言戰交綏卽退並有輸情通賊者其失三也田疇許遂尙保鄉里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惟官不先用則傑者思亂懦者風靡耳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

之久陽朔荔浦如能浚溝築堡何能直犯桂林古東之敗如得土人指引協助何致全軍敗衂惟官不用民而民乃爲賊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其失四也黔中與桂林最近者惟黎平爲甚近日各屬傳聞不一禀牘頻來卑府日夜籌思設即調兵三千勢已極弱然檢省核實每月即須銀萬二千兩每年須銀十五萬兩以黔較粵兵力尚不及十分之一粵不能戰何望於黔招練過多恐亦非策粵防奏凱不知何時經費之計就日下而論粵爲充盈黔爲支絀彼費至一千二三百萬兩而終成虛擲黔中豈能辦此是爲黔

計者又不必從調兵設想可知矣愚以為天下之勢必匿其所短然後能用其所長兵民之怯戰久矣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破天下之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公輸之善攻不敵墨翟之善守譬之於棋負者誤於進取勝者以慎守為算其切喻矣熊公襄愍經畧遼瀋惟扼形勢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身之去就係遼存亡然考其方畧不過築堡插柵以防衝突盧公忠烈督兵大名鄖陽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至飢疲川楚教匪嘉慶二年德

俟奏請堅壁清野合州龔牧所陳調兵之害添兵之害鄉勇之害及四難十利各條其時以糜費擾民之說阻隔不行而糜餉擾民尤甚至額侯經畧川楚於六年內復奏奉行立見功效乾隆之季楚苗不靖福和兩帥以重兵勦辦不勝而傅公重庵創行碉堡以制之鎮算總兵富公志那憒司事者之歲費金錢妄爲招撫遂以豢苗之資歲十餘萬畀之傅公以成設碉之功楚人至今賴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又王莽傳載嚴況所陳平盜之策言盜賊情狀將帥不能破賊擾害州郡妄殺良民各情

無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攻不能下所過無食勦之易滅招之易降又深似嘉慶六年以後堅壁清野情形蓋其所謂徙老弱於大城者即後世之堡也李牧備邊收民入保終不亡失是即築堡浚濠之始事合觀古今之勢大抵開創之始此策可不必行蓋亂極思治之日人心物力為之一變其堅定純樸能耐勞苦壯膽智少嗜慾則不僅在　朝之將帥官吏為然即在野亦然李牧為周季之人熊飛百盧建斗為明季之人惟德侯額侯傅公之策龔牧之議處乾隆極盛之後目覩人心

日安於優利未嘗艱難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撥魏令王署令韓委員趙劉委員毅馳禀前路最要之入樂靠頭四堡大勢已成民苗亦知自衛身家同聲踴躍成當不日而卑府查閱地圖凡與粤界之處約二百餘里以河流三大支爲界由遠及近由外及內均當一律次第辦理日役土木竹石鐵工千數百人其章程款目則取法於前而稍變通其堡中防守之具大概與城守相類其堡外靜僻之處或劃刨以杜人跡或旌旆以示聲威或巡徼以絕窺探守禦果定則扼要爭奇當可於守中言戰也

啟呂方伯

楚南竄匪上廑憲懷分應迅赴思州等處速籌堵禦惟念李署守以十月廿九日接玉屏及晃州信而畢府所遣赴楚偵探之人於十一月初旬回黎皆言賊二十日陷甯鄉二十二日陷益陽欲向常德常德業已戒嚴初八日回黎者言賊破甯鄉益陽後竟未向常德十二日賫到糧道喬撫署左手書皆言賊由益陽之北路南溪（離舍閒十里）北赴洞庭已到林子口盧林潭查林子口離舍閒三十里蘆林潭離舍閒五十里洵湘陰縣地乃入東湖之路並非赴常德之路蓋自

益赴常宜向西行而此則向北稍東其爲入湘險入洞庭竄岳州明矣長沙官兵不能守則岳州料亦無人守矣至剿辦內匪一事 卑府 已飛遞密約三郡文武於十九日起身二十五日抵烏沙各文武務於是日齊集至二三十里外地方擇要屯札以資圍拏自宜踐約前往且邇來常有三四起探卒在楚若外匪見挫岳州折轉向常一得確信不難卽日移駐籌辦堵禦若能先將內匪肅清縱使外寇前來亦可一意專辦鎭遠文武請兵請餉暫且不論總之 卑府 旣蒙委任則黔境之安危不能稍有推諉而緩急虛實之

閒尤不敢不熟思而審處也

再稟者卑府自帶官員練勇差役長夫共六百餘人官兵少用爲是禦外則以據險爲主戰內則以購閒爲先

乞酉古州某丞啟　咸豐二年

敬稟者連日籌思上下烏沙之事惟古州清江兩處復信已到均有眉目而丹江台拱途程尚遠專差前去尚須半月方可定奪料賊必竄必匿一次不淨暫以至再至四始終其事或者愚忱所積稍補萬一尚不能自信也頃聞傳言大憲欲以古州置之年終甄

別自系大憲整飭地方之苦心惟查該丞到任甫及三月而在外巡緝者已五十餘日黎平古州只三日程訪察最確該員才本明察洞悉奸宄之情僞是其所長幼出宦門未經患難身家念重是其所短然今日之官吏其辦事而不顧身家者實難其人惟有董戒其不能使之知所趨向方是正辦該員到任之始至於今日 卑府無一二日不飛函商辦之事該員亦無不虛心遵辦之事並曾再三函囑告以服官雖久郤均是太平景象今非其地當以嘗膽臥薪自處該員復函亦深領會曾將其所親歷地方形勢保甲方

法作稿通知卑府當告以甫有頭緒便須埋頭幹去不在早爲通稟細察該員明察之才警惕之心均有可取烏沙毘連數廳古州尤關緊要刻下正擬從此入手若驟易一人則必致呼應不靈卑府何能按兵而待後任之來若令其盡力挐辦烏沙匪徒限以四月期於淨盡當此無可解免之際荷此深恩使功不如使過當有濟乎伏乞憲恩密陳兩院憲暫與寬假並乞面諭首府迅速飭知令其專心辦事倘其奮勉出力則地方可保憲恩可寬如其不知感懼緝挐不力四月限滿卑府必當密稟斷不能狥情誤公懸昧

之見尚祈格外垂鑒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致清江廳楊

頃得來示備悉所慮精詳至爲欣慕刻下賊匪何處最多何股最兇何人爲首其平日聚積何所追剿之餘聞風逃匿竄處約在何地假令異日有人督兵追剿尊處應防之隘口凡幾能設法堵截不致竄入否又道路傳言台拱兇盜總在雷公山弟意疑之雷公山爲荒谷幽箐官兵不能入盜亦必難久居設四面會剿窮極無賴或到此暫住數日然周袤數百里之地分兵圍守勢必不及即守矣使賊乘間抵隙逃於

山外轉得徜徉行劫於各州縣而官兵乃守株以待兔有是理乎欲辦此賊何適而可何法而可使其不竄不匿閣下賢勞夙著經濟夙優敬乞剴切指示明以教我不厭其瑣不厭其詳引領延企實抱虛衷請益之愚誠拜乞密秘勿宣一切應防應守應捕應剿之方尙乞合三府五廳各州縣之地通盤籌畫細切詳示以便遵守

復古州廳郎　咸豐二年十月十三日

頃得來示詳列十紙具見躬行實踐了然於心了然於目了然於口良工心苦夫復何言豈忍疑其不用

心耶苗寨有鎗禁之必不可因而用之即古人所謂因勢利導也嘗笑近年官吏不能禁賊鎗而思禁民鎗豈非癡乎設異日有事不須多調大約好手三百足矣且須諭以只辦古州地面不致越境則苗人乃肎應命否則疑矣葯鉛火繩可用印文（鉛子與苗鎗不合式須另鑄也）向營中借用俟稟請督撫憲給發歸款如再拘泥則即以稟稿交給閱看囑一面支借一面徑申斷無阻止者矣口糧可每名給米一升加錢三十文四十文特須妥人經管並須有頭目承領乃不虛糜然此亦臨時調遣則然平日則止可犒牛酒而已謝賈無圖

練其人既與賊通尤須設法妥辦保甲烏沙之附屯軍其幾堡共若干戶可設法責成也總之一人理事事必不勝弟辦保甲團練亦甚嚴矣心規杜召跡近申韓如本寨有人出外爲盜則責成本寨鄉正團長牌長要人如外寨有盜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者則責成本寨鄰寨鄉正團長罰錢入本寨充公備用而官不經手一年有餘得盜三百餘人豈弟一人之耳目才力能如是哉不過責成嚴而罰賞明耳即月前嶺快塘搶奪之事責成毛洞訪拏即時五人盡獲所以必須先嚴保甲而後有綫索在手也其鄉正團長

牌長寨頭款頭署中必有冊可稽一遇有事即按冊札飭勒交此冊置之座右終日披閱大約十戶則設一牌長一寨則設團長二三人數寨則設鄉正一二人以此數人專主盜賊之事即漢書之游徼周禮之鬪師也質之高明當以爲然南丹既須嚴編保甲小丹章爲盜賊出沒之所均應設隘設關派附近各寨輪流守之鳥雞寨人戶少可嚴諭附近救援並設關隘硐卡守之洞里平油列辰俾吊孖三一哨樓是何名字必經相度尤協大坡頭九結坡喬亥各建卡一處派人輪守甚善振冷搨攝其坳爲緊要之地應設

關隘俟斟酌盡善詳察至密將地圖寄來弟即稟請
道憲給銀督修並代稟藩憲均無不可大約大憲之
意只要核實有益非吝錢也營兵久成廢物屯軍
尤不可恃臨時再斟酌募處練勇至少亦須四十名
精而又精之手日前所見十人皆不中用如此白費
銀錢誠不可恃如得好手不妨以五千六千養之只
用三十人亦可貴精不貴多尤以每日兩操爲定樁
江東江尤爲苗船必由之路望於最要設一處關關
上或設一礮臺以杜其入粵之路此必不可少之計
也委員薪水只可請公項發給關隘工程亦只可請

捐項支銷一絲不苟處處綜核各憲自必相信矣至

村之說上憲亦深知其不可行惻去為妙拏賊非賞

不行用人非錢不可誠為切論然須放膽辦去天下

事只在人力作為到山窮水盡之時自有路走只要

切實去辦道憲藩憲必有耳目鑑察必能無所疑慮

矣再者從任城堡起至喬亥等處與淸江台拱丹江

八寨連界者望詳悉訪問要隘並查堡幾處譬如一

人之身從頂至項既有耳目口鼻而咽喉為一總從

肩至手臂而外臂又為一總竊料地勢亦必如此總

有一必要之路乞訪問繪示盼切盼切其毘連之處

其討屯堡有幾所有若干人尤須切實查明交界之處派人偵探尤爲要著切不可遲切不可少拔貢梅蘭等以禮羅之必可應召且可令其舉賢材而用之用士較用官尤得力耳

啟孔廉訪　咸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敬稟者近日專偵探改作雜貨挑子前往雷公山附近密探賊匪情形迭次回稟賊匪並不定在雷公山其前次鎭遠會稟指定雷公山設想似屬傳聞之訛賊之情狀走而不守散而不聚總在台拱清江丹江三處爲多或每股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或忽添至

七八十人鬬台拱之山內 逃盜尾博黃平之革夷逃
盜九松其尤著也再四思揣抗拒或可免而竄匿則
必不能免大約用兵練會勦則必竄於幽箐荒谷中
其在雷公山與不在雷公 山均難懸揣即果在雷公
山矣及官兵趕到雷公山 一帶駐防而彼又乘間逃
脫於山外雷公山周袤二 三百里人跡不到賊匪何
能久匿而官之兵練亦防不勝防則其必竄於山外
也無疑設以雷公山為標的勞師糜餉於雷公山左
右而正盜轉在山外行劫而不得知豈非貽盜賊以
笑柄耶連旬思揣實無把握大致總以先辦保甲團

練爲要保甲團練尤以實力奉行爲要如得賢有司各練精卒五十名或百名自保疆域隨時隨地與之勦捕可不煩大舉而集竊恐未能也如委員督辦委員至於此此而賊必逃於彼委員追於彼而賊又匿於此百計思維尚無勝算謹將迭次偵探思議緣由據實稟請訓示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啟呂方伯　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敬稟者二十八日接到鈞札詳錄撫憲批詞祇領之餘倍深感悚惟當勉竭血誠以副盡念成敗利鈍非所逆覩然盜膽雖雄盜賊之伎倆終不過爾爾辦而

不能料其成不辦則能料其必敗則不如辦矣批語未及都勻亦不及札飭該營字樣查丹江八寨清平凱里都江則皆都勻所轄文員或可函商武員非公牘不知遵辦知府不能轄兵非憲台專牘諭飭各鎮則武弁一切呼之不出貴州撫院有節制四鎮之專條非他省巡撫可比且事關防剿又與尋常公事不同似不必拘泥成樣惟近日武營怯懦畏葸習若性成卑府原不欲輕用其人惟恐異日認眞追剿賊匪四竄地方文武坐視不理耳且此輩只可防守要隘不可望其追捕然細思兵倘可不用而保甲團練則

必不可不辦保甲團練并不多費銀錢一府之州縣只需委員二三人紳士七八人五閱月而大定其總要隘口追捕救援之方均須照憲台鄉守書摘要而行之又卑府兩辦黎平之稿或有二三條可採大約一府之地用費不過三四百金如都勻委牧令一員加以何廷熙平越教官一員佐雜三員鎮遠委牧令一員加以楊煦思南教官李雋鎮遠教官並佐雜一二員思州委牧令一員加以徐大銘思州教官并佐雜三員紳士不拘隨帶行走仍諄囑本境知府牧令視爲切已之事如尚屬可採即乞酌行或本境之官能奉行以實尤爲太

便總之除盜之方不外乎此小辦則小效大辦則大效久暫精粗無不各有其效此一定之勢理也至卑府帶練剿捕如遇成股苗匪必不患其抗亦當不致於敗所患者敗匪匿於幽箐中猝發鳥鎗則隊伍或不免於死傷然生死命也勝敗常情也苟無恇怯畏縮之理所最患者見官而逃追之不及或投戈而混入寨中如狡猾異術人混於羊羣無可別識或毀我而竄於荒谷幽箐官兵暫住則伏而不出官兵久住則由別道逸去守株待兔貽笑無窮卑府反復思揣日夜不忘惟此實無把握故曰非保甲團練使民苗

協力防賊則賊縱難盡絕也以督撫大憲之威令轉以

憲台之諄諄誥誡至再至三至於七八而申警加嚴

必期於蕆事而後止甚至三百六旬中日日申儆亦無不可頑石朽木

當亦知悔矣可否婉陳兩院施行實於地方有益

敬再稟者細揣盜賊之情狀兵練少而弱浮靡不整

者賊見之必抗此馭兵者之過此挑練不精之過也

似尚有法可施請勿過慮惟捕盜與剿逆互有難易

逆則患其抗而盜則患其竄并患其匿耳官無久駐

之勢盜有暫伏之技此剿辦之所以不能得手也前

言保甲團練者所以防竄匿即所以輔雕剿之不及

保團可禦畸零奔潰之賊已敗已散之賊而不能當大股方張之賊專精離剏又所以救保團之所不及一擒鉄一不可細思賊勢如此舉鄰何能坐待保團之成而始議勦乎即使地方官保團不力又何能推過於地方官且熟乎保團盡心一年有餘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成效何不過四分五分六分能自謂已精已善乎然總勝於不辦者總勝於徒恃文告者卑府受命委辦荷國士之知恨不即勷勷蕭藿荷所以再四乞辦保團者實以保團非一手一足之所能辦又且非其官長則令不行而禁不止瀆請再四豈欲

以口說侈陳於上憲哉實見賊狀必歸於鄙陋耳昔趙壯侯金城平羌主臣辯論往返不已卑府才識至庸何能妄爲援引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二可備採擇之處尚祈明察並乞節取迭次稟詞稟陳兩院則於地方實有裨益

致左季高

胡林翼頓首百拜上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前奉二函一交張中丞專差一交唐蔭雲轉交七月八月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其一計已登清覽昨得張中丞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

君如飢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　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服膺林文忠張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默計楚禍方烈天下之禍方始非才不濟而大勛必成於張中丞以其開布公誠一片至性近年以來官長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真性情也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同日奉旨赴楚方冀趨附驥尾殫血誠以酬知己業已飭料戎衣計日待發且已物色壯士百人挾之以趨而黔中八月十四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系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奏

詞過分　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虛負中丞知己之誼東望枌榆我心如何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辦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且軍中尚有一奇人江岷樵者中丞已招而致之必與先生志同道合矣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談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先生究心地輿兵法林翼曾薦於林文忠文忠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去年冬間以大名呈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之意非欲溷公於井地惟桑梓之禍見

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已
以救楚人較唐荆州之出山所補尤大所失尤小哉
程制軍聽余言而堅求先生楚禍何至如是之亟區
區愛國愛鄉里懇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
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須知自古聖賢
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已
利人爲正道先生高則高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
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如以近日急功近
名爲不屑則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盧仲連遺法尙
可遵守況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

心惟蟠之謀少受修脯或竟不受均足以全其清節與或結義勇以殺賊而不與官吏合隊又不經手銀錢又何嫌焉設楚地淪於賊梆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先生其毋遺葑菲之言以自遺後悔

辦台清丹江盜匪說畧 咸豐二年

台清丹江一帶盜匪有出路兩條一路由山脚都江古州下江兩妹之八樂堡至靠頭入粵一條由都勻丙酒凱里鳳渼新城勝秉施硐口清江柳霽至黎平之苗光平畧往治王寨茅坪徑天柱縣境入楚上年七月林翼於開泰縣屬之苗光及府屬之王寨挂治

茅坪各設水卡其時顧賦亭亦於清江柳霽南嘉堡沿河各汛各堡均設水卡本年顧公卸事清江之水卡廢而黎平之水卡如舊擬日內函致古州於城外設水卡二處用杉木浮於水面作牌形每卡不過三十根城頭設一處派武營司之用本城兵二十名城尾設一處派古州廳司之用屯軍差役二十名凡船隻往來均須稽察下江之城外亦設卡二處文武分司均安礮位一交下江游擊一交下江廳丙妹設一處派丙妹縣丞司之如此節節有備當可無虞即使疏漏於彼尚可盤詰於此其卡均在城之左右用兵用屯軍

用差役苗民均不遙遠不煩多費工食即欲從優發給每名日給米一升錢二十文儘可足用其三腳都江古州下江丙妹請一并札諭行之此可防其竄粵矣至苗光茅坪挂治平略水卡其地無文武汛官王寨有一汛官兵丁不多應請飭派委紳士帶資財少許獎諭地方百姓加意嚴防其柳霽地方本有游擊又有縣丞可設二卡文武分司其南嘉堡有屯軍可設一卡此外凡台拱清江有屯軍營汛沿河通舟楫之處請札飭通行清江廳有副將通判可設二卡施硐口有勝秉縣丞有營汛均相距不遠又有鎮遠府關稅隘口可設二卡每處派撥

二十人巡守官發鎗轍口糧所費無多敬請飭行可
防其竄逸凡水卡之文武兵役如有盤獲照獲盜例
賞銀二十兩由地方官審明稟覆供詞歸案審辦如
漫不經心致任兇脫或經別處發覺或由下游盤獲
審實由某卡竄出文武兵役應請議罰其餘陸地要
隘敬乞速飭各處詳悉繪圖貼說並懇賜寄一分俾
詳爲揣度另稟懇請訓正再此次用練或不須五百
亦尚未定其委員紳士薪水或仍照防堵章程委員
二十金紳士八金亦可敷衍府道以上各自出貲不
取公項再者凡水卡日以橫木浮於江面旁安一船

凡往來船隻令其由口內經過須防兵役滋擾攫人財物最爲要著夜以橫木斷江尤須嚴防偷渡又一卡需二十人設有二三十巨匪成羣執械順流駛下守卡兵差多用人則浪費少用人則勢孤似須在城之左右及大村聚屯軍街堡之處設之倘河勢寬闊用碎石障水使歸一邊或拋石於中流使其淺礁則勢必附岸而泊賊有執械抗拒者準其開礮又堆積大石於高岸上以石擲之其舟可壞又用大鐵鉤繫以粗繩使力士於岸撑之可以鉤拽賊船凡凱里黃平台拱勝秉清江黎平開之苗光王槃地陂又擲句

古州下江兩妹至菲頭地段可否均飭行遵辦

勦辦苗盜啟 咸豐三年

鄉紳所言良苗驚疑之議承示速即曉諭只辦苗夷之盜不勦苗夷之苗足見深識欽感之至卑府愚一捷法已於去年十月行之會飭苗夷及附近老寨頭招精壯人丁充練明知未必能戰藉其路熟且安其心使不疑已無疑之者矣官吏早為收束之議以目今實數論眞盜幾及二百了案有餘以本心實情論則高禾一股兇盜未除未散似難上對大憲至各處來信總以毋貪功冒險為詞冒險二字勢不能免小

心之過則近於葸語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成敗命也七日傷寒不發汗未必能生然本心實願其成不願其敗也貪功二字尤爲不然兢兢然救過不皇何功可貪 卑府在安順除會匪兇盜約百餘名一字未稟在鎮遠四月除大盜幾二百有案者贈予同人獲敘無案者一概便宜二次充委員所獲三百十八名則盡稟矣到黎平一年餘去盜約三百名所可稟者不過三四十名若以獲盜爲梯榮之地則前事已幾及千人矣何能謂之貪功乎但 卑府平日辦事時責人不能容物此學問之淺也此次尤甚

不成則負過成則地方官吏及委員之力也罵人則如恐不及好處則私自得之此非鄙府之所以居心與日葛一丁案文武委員紳士必可擇要乞恩本身即加級紀錄亦必力辭質之鬼神可以自信所以然者現任只一知府耳怨謗甚大即蒙保全已屬萬幸且使兩院中心賞鑒如知其尚有良心則與日在官何時何地不可保薦不須藉此為梯榮之計也草莽現存之苗老弱不堪貧苦尤甚在外者則高禾九松蕩垢及台拱之老薅乜唐一股也畢竟好人尚多惜保團不力不實官與民不相親以致如此然保團之

事言之易而行之難行之非難而實行者之難也此股積猾兇狡殺人多矣營兵屯軍當之即敗一日之中可於深山密箐中竄越百里多防則經費甚大不防則出入無時變幻至巧倏忽萬狀三府六七廳之地尾追而勢不及且戰且走分練而力不敷愈分愈弱 卑府之力實亦止此若加調各處之兵練屯軍則請領者每廳一千二千金計又不下五六廳矣然而賞之則靡徒費盜兵而張寇志耳若一概節抑不準多用兵練地方官又安坐不出置若罔聞此所以經年[illegible][illegible]成效無覩 卑府之才無可如何不得已假公

牘以申儆之詞彌嚴而怨彌深矣愚昧之誠不敢自
隱敬乞便中婉稟兩院嚴札各屬同心協力日夜哨
探窮追并函致各委員及地方官激勵兵練民苗務
期埽除羣盜以靖地方以答藎念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五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六

書牘四

善化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台拱廳周二則

得示敬悉凡地方防堵遇賊及哨探遇賊此地方官及弟等應有之事遇賊而傷我人正見吾輩用力之專用人之當不敢不認眞之實意何嫌之有惟四路放探遇賊極力一戰期於斬獲此正辦也不可因茁練受傷練勇受傷稍稍挫折便爲灰心且此股賊匪非偵探不能得其蹤跡非重賞偵探之人不能得其

實在之處非舍命決戰不能攻破其黨非約會各處不能免其竄走吾兄信來深恨斬噶江傷尊處苗練之事然此事足見吾兄認眞彼不管事者方且置之不理若無事然則不可間也尊處偵探得有確信必即飛箚以便調委員前來搭挐尊處所獲之盜前後所解弟均復詢供情確切弟已密稟一并解省其中有實在市登烏交姑傷馬衛正案者尤必須解省惜正兇未獲耳弟不敢藏人善尤不敢攘人功此心惟兄或可鑒之所有此次再寄盜單一紙除前次面交一分外此單係合唐賴市登及各大案而總開之數

有已獲者有未獲者有前已開單者有此次始行究出者應請緝拏至高禾等一股非多放眼目報之練勇極力一戰必不能勦此股最狡最兇非尋常差役所能捕獲昨十五日黃平何土司承基帶黃平練及弟練週賊於淸平長披之小衝內對山黃平先奔弟練二十八人因路徑未熟致傷練一人長夫二人然弟終不敢因此灰心勝負固軍家之常況互有斬傷乎總要同心同力期於殄滅此賊而已聞尊處另緝有人可請就近解凱里兄處之犯自無妄拏必有眞供弟處支應局發審局均調來凱里再者高禾九松

等一股總在丹江清平台拱黃平之地求兄嚴飭探
報如得實信飛速示之弟與兄辦事如一家一身至
人嘖嘖言兄者甚多卽各大憲亦有大不放心密諭
弟與兄同舟共濟只求實心實力保衛地方大憲亦
必蒙照察也此復文弟處四面放探專意高禾九松
一股并乞兄處專選精幹人役探報確蹤每次探實
無論弟之練勇有無勝敗有無斬獲只要實在指引
弟處練勇及兄處練勇與賊相鬬實係九松等一股
卽便賞報口銀四十兩決不失言至另單所開人數
亦祈密緝至感至感武昌之事人所共憤荊州尚無

事聞黃州九江危耳．
再敗者人言嘖嘖謗騰於上歸於兄有謂譁盜尤甚者有謂諉過於人者有謂自大自尊不準人進言者有謂有盜不拏又不準人拏者有謂褒用盜匪為線者弟覆訊尊處已獲之盜僅有正盜且有傷馬衛案內之眞犯至於自大自尊一節則本是太守並非謬妄可見人言亦不可盡信也台拱之盜本多不時滑苦賞不應手或難如期弋獲此次弟處支應賞犒按罪名輕重給發地方自更鼓舞兄亦可以策勵承辦之人矣來示因尊處斬噶江望坪二處之通事張鵬

騰防範不嚴被賊竄入以致重煩責懲足見認眞之實且可見尊處甚民尙肎爲官出力急須卹之賞之切莫遏其向往之機至九松九斤一股本極兇悍乞嚴飭所屬多放眼綫遇賊報知尊處幷弟處帶練窮追協勦方能破散其黨兄日前來示言時而台拱之斬噶江壁坪時而黃平之梨樹坳卡榜時而淸平之螃蟹寨火燒凱棠凱少等寨誠如尊示流徙無定以弟訪之竊追遠搜則又時而淸江八寨丹江也弟立志必要破除此賊無論上憲恩威不敢相負不忍相負卽使財力果竭弟一人典貸衣履亦當賙補賞需

惟弟綵有限能督之使戰必不能再分之使探所以望仁兄加意採報立重賞以偵之庶幾可以一邇耳至弟處委員練勇之成敗利鈍均是弟一人之事不拘何處遇賊成則必實敘地方指引之功敗則一人任其咎決不諉過於人如此明白直剖心腸諒仁兄必已垂鑒其愚忱矣至斬噶江窩戶并所寄盜匪名單必望設法速緝弟欽佩仁兄之才無所不可所望一埽羣盜以保疆域以間羣言弟非風雲雷雨之人亦非傾害同類之人惟要保全地方使眞正盜犯一概淨盡方肯歇手至尊處所已獲者弟必擇要先行

解省其已在鎮遠監斃者亦必錄供上稟斷不肎負兄出力之眞其必先將尊處獲犯解省者亦以人言繁興勢不可遏也區區愚忱亦可以質之我兄矣時勢日艱保全一處是一處之福保全一省是一省之福我 朝深仁厚澤諒此學逆總可即日蕩平且屠滅良民如此慘酷天理必難容也剿刈無恙安徽可危惟我黔省必應早爲了辦不及此時大憲肎辦之時努力爲之則此後地方官吏永無安枕之日矣

致辰沅永靖道翟誥 咸豐三年

承示昨奉貴院訪聞黎平一帶土匪滋事等因並審

巡歷所部順道靖州會同一帶親督查察足見忠藎
勤勞至極有加查黎平一府昔年多盜公祖防堵擒
匪久駐邊地早已洞悉其情林翼於二年到任後力
行保甲團練添設卡房三百餘處添建碉堡五十餘
處一年以來經地方紳民捕獲內外盜匪三百餘名
實已靜謐沿邊梟示之匪徒昭然在人耳目一切詳
細靖州鄉愚尊先生均已深知上年十一月卸事後
另委劉捕他府之盜其四鄉巡緝防堵事宜仍札飭
舊用之紳士專管仍由總局紳士給賞每月三次彙
報安靖如初若有匪徒滋事官吏縱肎諱飾紳民必

不甘心緣設立總局以來一切保團碉堡經費出之於民該處痛恨昔年之盜自願出力故不甚董勸而踴躍同心也貴屬芷江王令黔陽張令故因捕務罷軟名登白簡欲求諉卸無詞可措或者以昔年之黎平情形影射搪塞致有此詞重煩藎念不然鄒愚亭吳蓮生均系靖州會同之長官與黎平相隔咫尺誠如來諭地方官並無一字之及可見前言之不實芷江黔陽與鎮遠屬之天柱縣毗連靖州會同通道與黎平屬之開泰縣毗連譬如風馬牛然開泰之盜三十年元年二年迭次勦捕均已肅清足慰注念至林

翼上年奉委係因楚粵寄居黔地之匪徒勾煽頑苗聚積於烏沙雷公山老林深處經地方官密訪稟聞又蒙大憲先期籌辦指畫嚴明除迭次圍剿俘斬外實已捕獲二百五十餘名刻下殘賊逋逃實不過數人查烏沙爲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古州交界之地萬山叢錯八面甌脫雷公山爲丹江台拱交界之地綿亘數百里林箐幽深係都鎮二府轄內均與楚地相隔甚遠來粵之先林翼先將竄粵竄楚之路四面設防層層布置然後身領精練采入其阻復經地方官四面協勦所獲極多實係地方官吏及紳民之

功歸非林翼之力荷蒙垂詢故敢直陳梗概敬乞察核林翼家是楚民身爲黔吏愛楚之切甚於愛黔不敢有所偏私迨蒙垂鑒縷縷奉復即請台安

緝捕羣盜啟　咸豐三年三月十六日

下游之盜以烏沙爲最多以革東甯拱爲最狡然兩處之盜結會燒香已歷數次其盜魁則龍老冒也上年奉命之始誠不知從何處下手姑即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交界之處先到烏沙勦捕至今思之先後次序尚爲合宜烏沙人多而心渙一經震懾故得盜最多上年六七月鎮郡緝台拱黃平之盜該

盜等即由齒公山竄入烏沙牛坐係坐家中賭錢數日此次勦捕齒台之匪而烏沙之巢已破烏沙之盜已得多人故不能復行勾結 卑府 始意亦未必見及於此近乃知其無心暗合亦僥倖之一端也高禾九松一股上年勾結烏沙台拱羣盜多則七八十人或五六十人始終不散十二月杪派韓張委員帶練來捕本年正月十三日 卑府 駐凱里十四日聞淸平地方失事民未報而官亦不聞十五日張委員之練三十人巡哨於長坡遇賊力戰一次陣亡練勇長夫賊於十五日之夜過丹江尖山即夜折回台拱地界又

在台拱斬噶江遇台拱苗民打仗一次傷苗練三名在台拱雞飯夜蔸黃平探卒一名至二十九日復出尖山竄入丹江是夜撲尖山之卡弁兵聞賊盡數先逃矣二月初三日黎練打仗一次初五日賊竄大竹園適烏沙甿緝之練迎來截擊又大戰一次自辰至申斬殺頗多陣亡五練傷八練初九日黎練圍賊於丹江山中大霧未經得手初十日以後只擠二十餘賊其殺死耶其分竄耶不可盡知亦不敢啟軍營捏報斬獲之弊故凡言殺賊無據貲者未便草率稟聞從初十日至本月十五日絕無一仗百計訪探不見

賊蹤是民與盜相習官與民相隔之弊憲諭所謂必須從保甲下手方能有濟也合而計之台拱烏沙黃平羣盜　卑府合一百餘盜之供犇為一單開具年貌其必應緝拏者尚有三四十人如丟坐郎傑坐滂往敍今往敍偏生九勇降勇高禾九江老令蕩垢礎醒河偏獐牛等人是也至鎮遠思州天柱之間尚有零匪又不在此數內固不得其端倪無從動手　卑府於緝捕之事自幼未曾學問到黔以後適當其厄實慚無以上慰藎念謹此稟聞

陳辦匪情形並乞　奏請獎勵官紳啟

奉到二十九日鈞諭敬承垂問卑府於初一日回撫
因黃平舊州之事牽綴未定遲疑未決裁撤之議尚
須稍緩各屬兵練均已酌裁酌留惟黎練三百尚留
僅裁長夫一項刻下仍派人密捕丹台黃清四處三
百之說實發既屬難行虛糜又恐可惜應不煩憲注
卑府迭次移會各處緝拏逸盜除高禾九松丟坐等
犯另備賞格外其餘各盜年貌姓名均移知各處一
體訪拏解撫之日按前定五十兩三十兩十五兩賞
格分別給賞則各屬亦不得以緝捕無費爲辭矣所
患者卑府之才力有限各屬日久生懈則公牘信件

不能加意嚴詞至已獲各犯業已三次開單稟報其
有案可歸者懇請飭籌局彙辦早爲清結其無案可
歸者卑府之愚若盡作粵楚之匪恐境外之人得以
有詞若以盜犯懲辦誠如鈞諭窒礙甚多可否即以
楚粵寄居黔地匪徒勾煽頑苗於丹江都江八寨台
拱清江古州廳交界之烏沙雷公山兩處老林中聚
積二百餘人經地方官密訪稟聞又蒙大憲先期密
札飭令于正月十五二月初三初五初十等日帶領
練勇會同地方官四面圍剿除陣斬外幷擒獲二百
餘名內有某案逸盜若干名其餘煽惑起事之某等

希圖糾眾竄赴粵楚均已分別提省并委貴東道就近正法除總委辦委員胡林翼職分較大僅止調撥不敢仰懇議敘外所有在事之印委文武各員并紳士卽可附片請以獎勵地方官應得處分請免置議仍責飭訪緝逸犯云云如此措詞似較直捷亦不致有干部議 卑府 昔年所殺之匪多矣因已往不可追咎只可疏節闊目專以除害為主并無計功近名之心此次為委員紳士起見不能不設法一報至稟稿俟請省中定議再為補呈現在黃平權事尚未定局黎平新有淘金之人多倅來信尚未驅除淨盡又風

閫下江有零星粵匪俟探的如未平靖再行赴省面請訓示多倅署任已經部駮吳鼎臣是丞倅中極可用之才特恐缺苦事繁亦不願往耳倘近月以來逸捻盡得則飭回本任仍是熟手天下多故何處是安樂之境思不出位古有明訓廉頗妙手思用趙人是爲眞摯

至黃平舊州啓孔廉訪 慶鋤 咸豐三年

十五日在鎮遠起程十六抵黃平舊州黎練只二百人添帶鎮練百人加以黃平練百餘人黃平營兵百人均於十六日齊至十七日早起傳各城舉貢生監

逐一開諭該紳士等默無一詞惟言月前匪徒聚集二萬與之爭辨必至房屋家產均被毀敗勢不由已無可如何即時劄切嚴諭責成細獻雖唯唯聽命非出真情旋有報離城十餘里聚匪數千者又報離城五里牛市坡有匪千餘又報城外對河有匪 卑府與周牧再四細商查閱道途應分兵兩路而匪多練少道路分歧恐兵勢太分轉嫌單弱 卑府即帶黎練前行周牧亦帶練同行柴千總帶兵在後至城外五里餘遙見兩面山坡人勢甚眾約分三大起頭起在去路之前約二千人二起在去路之左約千餘人三起

在對河之右約不滿千人鳴鑼鼓噪遥遥吶喊卑府行至距頭起二里許擇一空地札住該匪放鎗礮三聲卑府心知其怯不忍痛殺令紳士前進開導無應命者令家人王順尹升及薛委員家人孫成棄矛前進詳悉開導並令以家丁二人作押令伊處二人前來面申一切而家丁空回該處之民畏不肯來卑府復進一里許黄平之練已有躍躍欲試先開鎗礮者卑府明知愚民無知被匪徒脅劫而來不忍殺戮以身擋住鎗隊復持牌諭遣人前去該匪等不近亦不散寬容一時之久該匪竟敢拾石擲來持矛鼓噪跳

擲前進彼恃人衆以爲官必畏怯先遁卑府明知烏合之衆心必不一不得已親率黎練前進甫一交綏彼盡駭走僅殺四人卽擲石放鎗之人也餘人敢不相救卑府姑息之愛不忍多殺且威已立矣何容多殺未滿半刻當卽收兵回行而柴千總後隊之人飛報言數百人堵截後路卑府飭令不準動手行二里許聞鎗礮聲頗繁猶疑後隊營兵放鎗遣人查詢並面詢周牧柴千總均言實系該匪等抄尾放鎗因隔住山坡彼尚不知頭起迎敵者已潰敗故欲攔住歸路當令黎練殺去陣斬二十餘級生擒四名餘匪紛

紛竄去因恐黎練窮追不止鳴號追還而隔河之鎮
三起亦不能鼓噪漸已引退矣因時已昏暮整旅回
城效首已畢生擒者交周牧詳訊另辦 卑府 明知鄉
愚無知若非聚集日久張貼狂悖之詞必不忍前來
剿辦若使該匪聞 卑府 前來先已潰散 卑府 亦必督
飭周牧從緩緝拏不忍開仗若使臨時肯以一二人
投戈申訴亦必準其改悔無如相逼而來不得不稍
示以威力然兩次開仗均不滿半刻申令收兵因彼
已奔潰不欲多殺是振威之中仍不能不仰體大憲
好生之德但不審該民喻此恩意否總之軍威不振

良民亦變爲驕子何況亂民區區以殺止殺之心非得已也該匪目中無官擅殺人並毀房屋斂錢肥已固其罪之最著者矣看今情形威力已振雖非本心所樂爲而事必易了容再續稟本日卑府之人無所傷損惟新顧磝夫聞磝聲而畏怯避入山中適官練發磝誤傷腸出亦由自取至鎭遠之兵切求不必調動威聲已樹只宜開導匪徒或未必竄入甕安亦求不必調兵若言緊急只求飭地方官函知卑府自當應援不動大兵可以外結公事好辦其成敗利鈍猶其顯焉者矣

自烏沙移駐凱里啟呂方伯孔廉訪 咸豐三年

敬稟者正月初八日由古州差遞去牘十九日鈞帖敬悉所訓黔中遇事造謠總是長盜賊威風倒自已志氣耳鈞諭人心浮動誠切中時勢之論卽如卑府進逼烏沙乃深以不見賊爲恨而外閒傳說則竟至不可言狀民之訛言慘莫之懲其奈之何又如卑府在黎議辦之始各屬來信有言某處殺牛聚集者有言某處把守關隘與官作敵者其進言者皆鄰近地方大官也卑府愚見卽使果如所言亦不能有所退怯及至烏沙竟成烏有彼進言者方且啞然自失矣

夫賊固不可輕視然亦何至不能懲辦萑盜之羣起也其情狀如蠭一蠭起而百蠭隨之不及時撲遏其勢則無知愚民皆變爲盜盜之遇兵練也其情狀如犬人畏犬而竄則犬亦奔之人止則犬止人進則犬退大抵小小抵抗是盜賊常情設有意外則命也惟有加之謹慎時時提撕警覺而已烏沙界連丹江台拱淸江古州入寨向爲匪賊之地俗名四不管是以釀成盜藪在黎平古州與郎丞再四密約如下烏沙之盜四月不淨必當稟揭至今仍日日頻催而上烏沙古州坳及附近烏沙各寨均當責成淸江台拱丹

江等處實心遵辦者不可多得卑府之志不敢市恩亦不避怨惟求於公事有濟而已年內烏沙附近之盜經各地方上緊緝拏已獲百名以外而匿者尚屬不少卑府之練教訓已久三次遇賊均不退怯雖斬殺不多均無挫敗亦足稍寒賊膽矣尤喜古州下烏沙之牛坐九坐巨盜已獲加清江等處再加搜捕終始不懈則烏沙羣盜可期肅清刻下張委員韓委員分赴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盤卑府定於初十日親駐凱里

與友人論黃平事 咸豐三年

民不怨官而怨書斗曾聞此言及身歷其間沈思密訪竟不盡然周牧爲人盡心民事愛民甚切到任以來所費公私銀錢均非民間之物此非好利之人尤非偏護書斗之人若以早年情形而論書斗誠爲可殺若以周牧到兩年而論官尙未曾征收分釐書斗房屋身家蕩然無存從何作弊此即叛臣淸君側爲名之故智須知君側除而叛臣之叛仍如故也且此次並非眞鬧糧匪徒本無糧欲脅糧戶以聚衆成事之後彼之魚肉花戶欺壓良民必更甚於盜賊其弊豈止於書差哉即如日前彭姓糧只數斗該匪在秦

卡寺遣人傳諭郎日碾米十石送去畏其兇暴不敢不從該民該同紳士言每年交官不滿一石該匪已索我十石此後該匪又索何以應之又按戶派錢勒人出銀是何道耶又該匪沈人於河置人於死遣年近年一切莫須有之竊案憑空誣人詐搦勒贖此豈爲糧事乎豈爲糧太重乎又藍靛下通吳楚黃平之利盡在此中其利倍於穀其功亦倍於穀視上游之種罌粟者邪正迴殊此又何關糧事乎莠民出示拔之是何從乎 卑府 到時紳士畏縮不前其所以不前者半是自知負罪情怯耳十七日之事 卑府 極不願

再四以身攔鎗手遣人前去其狂悖之狀狂悖之詞
卑府亦不忍書之於手所以不書者卑府非要軍功
討好不過期於地方大局可了而已再者各處來書
其意不過欲人盡如甕安耳如甕安倘害於我如甕
安亦何害於周牧特一甕安起而效甕安者多一舊
州起而效舊州者將及通省且率天下而甕安不僅
無此政體勢必至官危而民更危舊州之人其造意
非甕安之比其人勢亦非甕安之比揑造狂詞以煽
鄉愚種種不法何能形之筆牘且又置此一二萬鄉
愚於何地乎示威以散之擇要而懲之此不得已之

苦心也刻下糧已大減書差每年可得二千金者今僅二百金矣昔年官之用費及正雜解款均因限期催迫由書墊出糧書豈是富戶加五加四貸之於人即不能不取償於民有書吏已收而因私累妄費者有窮民久欠官勒書吏賠墊者有富紳乘書比限緊急不交糧而放債以利準折者書吏無力可賠自不免向良懦小戶多索而富戶與刁民轉得自便其私此近五六年書斗之積習亦黃平之實情也吏胥多半是不肖之人其害既已在民而吏亦並不能爲利今周牧定爲自封投櫃則書斗無權然官之緩急官

之期限不能再責成於書吏必士民各矢天良早爲
完納尚可不致虧欠我　朝賦稅最輕黔省輕而又
輕必以古人催科政拙爲美談沽名干譽自爲計則
得矣質以古人作貢治賦之正理竊恐亦未盡當總
之莠民因粵逆猖獗而欺官欺民以無糧之人脅有
糧之戶卽使盡數奏請豁免其鼓譟抗違如故其滋
事擾民如故其狂悖不法必更如故棒頭有孝子法
在則知恩非虛語矣今日具結回家者已數百寨不
日卽可了結一切此番不殺其氣方驕此番不殺後
更多殺區區愚忱敢布腹心再者化大爲小化有爲

無此誠官場之切箚金鍼然行之於道光初年尚爲有益蓋今日之風俗人心已非昔比愈退怯則民氣愈驕愈消化而癰毒愈大當可之謂時不可一例而論特不可稍涉張大且本心不可以有事爲榮耳再者未到之先周牧已減徵而仍抗違如故蓋刁民之氣燄方張必欲盡如所言則世間不必設官然使定不準減則是官與民爭利非士大夫之行也吾輩又何須作官除官之平餘酌量裁減外又釐剔書吏二千金僅存交金可謂厚於民而薄於官吏矣有恩無威勢不可遏有威無恩後難持久所患者官事日煩

缺分日瘠不能養育良吏而不肖者轉得側身其間非地方百姓之福也再者鄉市耆民來城面訴言此次若不整頓則該匪等魚肉無窮日前勒派勒罰已不堪命若使得志又將日日苛派斂辦矣此言頗誠附以及之再者十七日抄尾之人內有頓姓文生一名持械圍官被黎練殺斃此人二月尚在書院應課周牧詹迫萬狀本年於書院中捐備膏火銀四百兩其意亦不過欲藉士安民耳而孰料人之無良竟至於此其家不敢言亦不敢認可以警戒一切矣

陳明黃平事竣並擬定糧章啟

奉到二十一日鈞帖並恭讀院憲轉諭敬承所訓舊州之案莠民倡始鄉愚被其脅從其倡亂之言非謚僞太平王登基改元即說某省某處亦反若非僭以軍威後患誠不可言十七日親領黎練爲前行先用火箭三輪射之不動用大鳥機轟之且卻且退用戈矛猛力前進始駭退如鳥獸散卑府親督其間見其一敗永不回頭且有奪路擠同類於水中者敗不相救烏合之衆大抵類是是眞敗非詐敗也因一念不多殺之心孰知是天誘其衷保全後隊乎設一味高興再窮追三五里則後路抄尾一股勢不相及必致

另有圓囲情事彼方漸漸逼緊先以銃礮嘗試而來覘官軍退怯否不料　卑府　已旋軍先至取小徑馳馬赴之分股用短兵殺去所殺已屬不少餘人駭潰如鷩燕飄零如秋風振籜使必欲取決一時縱兵多殺將又貽百年之憂矣此事若多調營兵無親練敢死之士恐不免如去年浙江孫猖獗之萌孽若含忍退怯以消化爲心則處處效尤必致接應不暇今年楚北東征西討爲日不足非明驗乎聲威不可不立而不可無恩威兼濟之心首要不可不誅而不可無務從寬治之心愚昧之見倘乞鑒納前任黃梅知縣金

崇城係己丑進士並各鄉士民等逐日來城具結乞
恩遵奉約束兼爲之釐定糧事並禁革私派私刑私
罰等事該士民已有將要犯細獻來城者大勢安定
斷無他慮卑府之所以兼及糧事者徐石民升牧在
任三年迭次滋事亦頗有裁減而書吏例外浮收之
流弊究未能逐一清釐致若輩得所藉口以惑鄉愚
不除此弊藉口之禍根未止也且官長須高自位置
必以多寡計較臨民亦未免先處下牀故卽周牧預
先允減之意而斟酌之損官者不滿千金損書吏者
則二千金三千金矣而又明予書吏二百金又明予

各項人等雜費二百金則一切有定制有定限昔年

影射需索流弊一舉而空使異日官長以謹慎

無嗜好者爲之辦公儘可應手不致藉口貧苦廢擱

公事日昨節抄與友人論黃平事由各書度呈鈞鑒

致黎平府多 三年

得手書具悉一切下江劉容夫稟稿已閱悉惟逸犯名單粗率不能細密如元年楊星垣初辦蘇音塘案以浮游不實之誣供上稟遂破黎平天柱良懦數十百家弟七月到任八月得楊浪子始審實眞供亦已晚矣是可戒也此皆問案不細心之弊祈以弟意嚴

切囑之爲禱至所示劉容夫之爲人弟亦素所深知然此案不獲眞實盜犯則空言何補開泰大信　之事如實係互爭起衅亦須根究實情竊恐有假託消化之弊不可不嚴爲查察平秋金廠可救黎平之窮前書欲封禁似不得其要鄙意不如以本境之人開本境之廠惟不準外人參雜其中致生事端況本境之人亦須造冊稽查則後患易弭廠旺則有益於民廠竭亦不致爲亂粵西因官員家丁取煙土而不給錢且酷虐貪詐致有傷官之事此種貪汚之徒實屬可恨我輩宜嚴馭屬吏委員毋蹈粵西之覆轍鄉閒

須親去如萬萬不能分身則遣委員不如遣紳士之爲妥也至黎平紳士湻厚者最多其紳士之邪正曾經密及定可曉然用紳士總在平日接見時專心致志詳爲談論講究一切察其爲人如何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即當告以大義若有邪心者即當面折其非承示派人輪流巡守思患預防極是近日地方之要著天下多故誠不可一日鬆勁養練一層若不操練與無練同招練而不挑選至精亦與無練同精練不必過百人足以禦侮矣縱未能一可當五一可當十總須力兼二三人方爲有用尤不宜用城市

之人讀戚南塘書自能領悟首府信已悉此後如拏
獲要犯最要者稟臬憲其供情如果確切自己信得
心過則不必解省總以辦事為主毋以稟牘為先若
一稟公局則有許多推諉許多疑慮也弟因黃平舊
州聚眾滋事於十六日帶練至舊州當傳各紳士反
復開導無如該匪始終抗拒不得不稍示以威現在
均已畏服進城具結乞恩者已有數百餘棊其事即
可了結俟事竣後仍當回洲籌辦緝捕事宜奉
旨籌捐黎平一府去年古州一萬餘下江二千餘永
從未報確數弟尚不知也黎平開泰五萬餘通計亦

已七萬矣除古州已收已報外黎平開泰已捐銀錢米穀收至二萬有餘民心不爲不厚民力未免可矜此時只須催捐繳省不可再爲寫捐貴州十二府一州三直隸廳惟黎平人心最厚亦惟黎平最窮

諭孔廉訪親臨甕安啟

初四日奉稟交平越專差初六日丑刻由平越專馬復將初五日打仗情形纖細稟報未知平越地界不致阻截否初五日未殺賊之先四面鑼聲不絕開仗之後後路之鑼聲尤殷初六日早起查詢後路距營十里許之大橋已於初五日未戰之先折毀該處河

水頗深無舟可渡此匪黨欲三面來我一面斷官軍歸路也又營中遣差運食物送文書者一概細奪以致城中與營地文報不通而城中婦孺號泣幫徒漸空矣初六日卑府拔營由小路翻山回城城中尙驚訝狂駭及見前旌士民乃敢來見且始知有殺賊之事人心惟怯本屬恆情然細核此地情形四鄉匪徒蔑於到處蠭起不止千溪一股亦非僅殺四十人所能辦畢且湄潭之告急文書昨已兩至矣卑府隨身練勇只有此數初五日之事幸未稍挫耳匪黨細差役弁阻截來往行人必詢練勇多寡詳探虛實邱貢

生一枝尚未見到先是邱貢生到荔波該處紳士不肎發餉卑府有銀三百借給魏令魏令付邱生始行招練是以遲耳兵事不可狃小勝而忽大局謹將可慮之處逐一陳明伏乞鑒察速賜核奪匪徒之多幾於遍地蠭起誅不勝誅則宜剿撫兩施然不剿則脅從不散剿則首從同誅不暇分別可商者一撫則不致多殺脅從可以無恐而首惡未必即來來一二人而縱之則後來者不疑縱而復來則又縱而又擒之始可多得可商者二文武生監之未革者頗有渠魁不能不用重典卑府權輕職小恐日後謠啄紛乘無

以自白黃平臨陣殺一文生而流言必謂其從書房捉去何多口之可憎乎可商者三首惡之就撫者免罪未必革心計斬未必盡得失信於民更無論矣何去何從可商者四初五日匪分三路而來我兵先顧一路而後及他路畢竟未能遠追也來往紛紛接應不暇此非用兵之正道以人少不能分顧姑救一時耳萬一日後情見勢絀所患方大可商者五平越營兵孱弱不堪省中營兵駑怯尤甚不得已姑調平越百五十名以作聲援然必不可任戰卑府人微言輕本無馭將之權亦非馭將之才兵弁有罪未能輕行

其法可商者六湄潭已傷差聚集告急者屢矣距此四日之程急切不能兼顧可商者七湄徜因糧甕安侮官擾民法當分別可商者八匪徒又言胡某豈能久於此此地去後另作計較此次不安後患方大狂悖不情藐官尤甚卑府固不在目中可商者九以身督戰又患餉絀又慮力單兼籌一切早夜未遑誠恐思慮未到顧小失大顧此遺彼貽誤方大至應恩應威之畧或操或縱之機非得大憲坐鎮逐一稟承則事機必難順手可商者十卑府之愚必乞大憲挑帶材官數名隨護駐節甕安籌度指揮不必帶兵萬一須兵添調黃安鎮遣

附近各營亦便廳卑府隨時隨事得所稟咨且聲威隱重事必速了不過三旬蕆事大定緣大憲按臨則地方聲勢匪膽愈小軍氣愈揚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否則卑府征於東而西已驚征於鄰而城又駭矣至督戰之事卑府一身任之萬不致有絲毫推諉絲毫退縮之情惟求大人坐鎮籌度發縱指使則受恩多矣臨稟不勝翹企之至瞻仰之至

續請孔廉訪親臨蕆安啟

初四初六初七日均已稟陳一切囑平越州專呈兼囑繞道行走緣此間文報不通已經三日恐被匪黨

四路阻截也徐令與杜教官不合之處甚是小事只候大憲按臨嚴飭勒傳滋事生員該教官豈能脫身事外耶且文武生員有身家妻子之累不能久匿山谷勒傳必到該教官平時有教訓之責此時豈能安坐不理此事甚不足難所難者匪黨遍地皆是卑府之意以解散為主以從緩緝拏首犯為要徐令言首犯固結必不可得且以為此地必為粵匪之續堅持一埽光之法欲逐寨焚勦卑府告以焚勦之餘民無生業勢必激成流寇且兵練所到首犯先逃所殺者只老弱良懦婦女耳斷不可為且焚勦一二處而四

鄉之亂民必致倡惑要結徒堅其作亂之心於大局
必不可支徐令言黨羽既盡則首惡即逃出亦不能
反卑府之意覺無此糜爛辦法也徐令言莠民固結
誘挐必不肯來差緝又不能下鄉即坐守一二月兵
退之後仍復思逞只有備辦狥難二字而已卑府之
意此時本無必得首犯把握然盡勦多殺之說期期
不敢奉詔緣此時首犯與脅從心志尚未齊一若多
爲勦殺是速之使一也總之徐令疾惡如仇專意主
勦欲以身殉殊不知此時國計兵力實有不能如願
之苦衷該員秉心剛正本所欽羨然度德量力揣時

審勢必不可爲敬乞大人俯賜按臨庶事有稟承可以遏此亂萌至初五日以前卑府極力開導所以寬宥之者不遺餘力乃至初五日匪黨愈聚愈多漸漸逼漸緊且先期二三時仍遣人再四開導且予以投誠赦宥之牌該匪竟將牌砍毀三面撲我一面斷後不得已殺四十一人其劉瞎么一犯尙是先日所得可見臨陣所殺不能分別首從只於執械抗官者卽爲可殺耳該匪是日傳齊之人不可殫紀四山阻截三面乘我且於遍地要隘聚石爲關屯人防守又要殺軍中遣回之人至於支解二名并斷軍糧徐令之怒

因此而其前此之積怨更可知矣殺亦無傷只於時

於勢大不可耳卑府　神志有限才思有限力量有限

必乞大人俯念事關緊要儻其寛嚴失當必致禍患

頓起即望親臨督辦臨稟瞻望日夜引領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六終